

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
无论何时何地，我都需要你。

剩下来的 孩子

[美] 莉安侬·纳文 著 漪微 译

ONLY CHILD

剩下的孩子

[美] 莉安依·纳文 著 漪微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剩下来的孩子 / (美) 莉安侬·纳文著; 漪微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500-2801-2

I. ①剩… II. ①莉… ②漪…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2740 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8-0063

Only Child by Rhiannon Navin

Copyright © 2018 by MOM OF 3 LLC.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olio Literary Management, LLC and The Grayhawk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剩下来的孩子 SHENGXIALAI DE HAIZI

[美] 莉安侬·纳文 著 漪微 译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王 瑜
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 玥
特约策划	刘洁丽
特约编辑	刘洁丽 王良玉
封面设计	陈 飞
版式设计	王雨晨
封面绘图	三 乖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36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801-2
定 价	42.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1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献给布拉德、塞缪尔、加瑞特和弗兰基

献给妈妈



我必须始终直面黑暗。

如果我挺直腰板去面对，就有机会战胜恐惧；

如果我只会闪避躲藏，恐惧就会战胜我。

——玛丽·波·奥斯本《我的秘密战争：玛德琳·贝克的二战日记，
长岛与纽约 1941》

有人拿枪来学校那天，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老师拉塞尔小姐的呼吸，温热中夹着咖啡的味道。储物间里漆黑一片，只有门缝透进来的一点光。门是朝外开的，拉塞尔小姐从里面紧紧拽着。门上并没有把手，只有个松垮的金属片，所以她就用拇指和食指死死拽着那金属片。

“扎克，千万不要动，”她低声说，“不要动。”

我没有动。就算我坐在了自己左脚上，脚麻了，好像有针在扎，特别疼，我还是忍住不动。

拉塞尔小姐一说话，她那咖啡味的呼吸就喷向了我的脸颊，不太好闻。她抠在金属片上的手指不停地颤抖，一边拉着门，一边还得安慰我身后的伊万杰琳、大卫还有艾玛，他们仨一直在哭，所以一直在动。

“老师在这儿呢，”拉塞尔小姐说，“老师会保护你们的，嘘，安

静。”我们听见，外面一直传来砰砰的声音，还有人在尖叫。

砰！砰！砰！

我有时会在 Xbox 上玩《星球大战》，这声音跟游戏里的很像呢。

砰！砰！砰！

总是先砰三声，然后一片安静。或者砰三声，然后有人尖叫。每次砰声传来时，拉塞尔小姐的身体总会颤一下，她的低语也会变得更加急促，“别出声！”伊万杰琳正在打嗝。

砰！嗝！砰！嗝！砰！嗝！

好像有人尿裤子了，储物间里一股尿味。就感觉好像又有拉塞尔小姐的呼吸味，又有尿味。我们课间在外面玩时下了雨，打湿了外套，所以还有那个湿味。“外面没什么好玩的。”科拉瑞丝太太说。“难道我们是糖糊的吗？”我们这样回答。我们是觉得下雨没什么大不了嘛，出去顶着雨踢足球，玩警察抓坏人的游戏，头发和外套都被雨淋湿。我小心地转过身，想伸手摸摸外套，看是不是还湿着。

“别动。”拉塞尔小姐小声说道，她换了只手拽门，手镯相碰，发出当啷当啷的声音。老师右手总戴着好多手镯，有几个上头还挂着小吊坠，往往都有特殊的纪念意义。每次她去旅游，都会在旅游的地方买个吊坠做纪念。刚上一年级时，她就给我们看了所有的小吊坠，告诉我们这个是哪儿买的，那个是哪儿买的。最新的吊坠是暑假出去玩时买的，

是条小船。她说，她坐在一条小船上划到了离尼亚加拉瀑布很近很近的地方，这个小船吊坠就是那条船的迷你版。尼亚加拉瀑布是一个好大大大的瀑布，在加拿大那边。

我左脚越来越疼，特别疼，我想，就挪出来一点点，这样拉塞尔小姐应该不会注意到吧。

外面刚开始砰砰响时，我们刚从室外回到教室，把外套塞进衣柜，准备拿出数学书。一开始我们并没有听得很清楚——那声音好像是从前面的走廊传来的，查理的办公桌那边。平常，如果爸爸妈妈们放学接我们回家，或者要去医务室看孩子，都要先到查理桌前写名字，把驾照给查理看，然后拿一个红绳吊着的牌牌，上面写着“访客”，然后得一直把这个牌牌挂在脖子上。

查理是麦金利的保安，在这里干了三十年了。去年我还在幼儿园，我们在礼堂里办了一个大大的 party，庆祝他来学校上班三十周年。好多爸爸妈妈都来了呢，因为查理也是他们在麦金利上学时的保安，我妈妈就是。查理说他其实并不需要办 party，“我知道大家都爱我啦。”查理边说边笑，那笑声就很好笑。不过我们还是给他办了个 party，而且我觉得办了 party 他好像也挺高兴的呀。他把我们给他做的手工艺品全都摆在了办公桌周围，堆不下的那些，他就带回家放起来。我给他画的那幅画，他摆在了桌子的正中央，看来我真是个优秀的画家呢。

砰！砰！砰！

刚开始时，声音并不大。拉塞尔小姐当时正站在教室中央，告诉我们哪几页的数学题要当堂完成，哪几页是课后作业。听见那砰的声音，她突然不说话了，眉头皱了起来。她走向教室门口，往玻璃窗外探出头

去。“搞什么……”她念着。

砰！砰！砰！

然后，她往后退了一大步，“我操。”千真万确，她就是这么说的。那句脏话，我们大家都听见了，全班同学大笑起来。她话音刚落，教室墙上的广播喇叭传出来一个声音，“一级戒备！一级戒备！一级戒备！”这并不是科拉瑞丝太太的声音。这个“一级戒备”，我们以前演习过一回，那时候科拉瑞丝太太就用对讲机喊过。但这回这个声音，喊了不止一次，而且语速特别快。

拉塞尔小姐脸都白了，我们也不笑了，因为老师看起来很怪，完全没在笑。她那表情让我突然害怕起来，我喉咙一紧，呼吸有些困难。

拉塞尔小姐在门口转了几个圈，好像都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然后，她不转圈了，锁住了门，关上了灯。外面在下雨，所以没有阳光照进窗户，但拉塞尔小姐还是跑到窗户前，放下了百叶窗。她说话好快，声音在抖，又很尖。“还记得我们一级戒备演习的时候是怎么练的吧？”她问道。我就记得“一级戒备”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说“不许出去”，就好像外头着了大火那样，就是要待在屋里、离得远点。

砰！砰！砰！

外面走廊有人大声尖叫，我膝盖抖了起来。

“同学们，集体进储物间。”拉塞尔小姐说。

我们以前戒备演习的时候还挺好玩的，我们几个假装是坏人，而且一共就在储物间里坐了差不多一分钟，然后就听见查理从外面开教室

门的声音，用的是他那把万能钥匙，能开学校所有门。他说：“是我，查理！”这就意味着，演习结束了。可我现在不想进储物间，因为差不多所有人都已经进去了，看着好挤啊。可是拉塞尔小姐一只手按着我的脑袋，把我推了进去。

“快点快点。”拉塞尔小姐说。伊万杰琳和大卫还有其他同学都哭了起来，伊万杰琳哭得尤其厉害，大家都说要回家。我眼睛也湿了，但我不想流眼泪，那样小伙伴们就会看见我哭的样子了。奶奶以前教了我一招，叫“捏鼻子”，就是用手指捏鼻子从硬变软的那个部位，捏鼻子外面，然后眼泪就流不出来了。奶奶教我绝招那天，我俩都在操场上。有人把我从秋千上推了下来，我差点就哭了。奶奶就说：“不要让他们看见你哭。”

拉塞尔小姐让所有人进了储物间，拉上了门，全程都能听见砰砰的声音。我不出声地数着数。

砰！一。砰！二。砰！三。

喉咙又干又痒，好想喝口水呀。

砰！四。砰！五。砰！六。

“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拉塞尔小姐低声念叨。然后她又跟上帝说话，管他叫“亲爱的主”，后面别的话我没听懂，她声音太小又太快，估计是只想让上帝听见吧。

砰！七。砰！八。砰！九。

总是砰三声，停一下。

拉塞尔小姐突然抬头，“我操。”又说脏话了哦。“我手机！”她打开一条门缝，砰声不再响起时，全都打开，猫着腰跑过教室，跑到讲台前，然后又跑回储物间，又把门拉上，这次说让我拽着那块金属片。于是我就拽着金属片，可是手指好疼啊，门又好重，关不上。我只好两手齐上阵。

拉塞尔小姐两手都在颤抖，抖得那么厉害。她解锁界面、输入密码时手机都跟着一起抖，老是输错密码，每次输错，屏幕上的所有数字都会抖一下，然后又要从头开始。“快点，快点，快点。”拉塞尔小姐说。她终于输入正确时，我看见了密码：1989。

砰！十。砰！十一。砰！十二。

我看着拉塞尔小姐拨报警电话911，那头有人接了，她说：“对，您好，我在麦金利小学，在维克花园这边，罗杰斯路。”她语速很快。借着手机的亮光，我都能看见她口水喷在了我腿上一点。我都不能用手擦，手还得拉着门呢。不能擦，但我一直盯着那块口水，就在我裤子上，一个小口水泡，好恶心。“有个人在学校，有枪，他……好，那我不挂电话。”她对我们小声说，“已经有人报警了。”她说的那个词“有枪”，后来我就满脑子都在想。

砰！十三。有枪。砰！十四。有枪。砰！十五。有枪。

我在储物间里都快要喘不过气来了，可真热啊，好像空气都被我们吸完了。我想开一点门，放进点新鲜空气，但心里太害怕了。心在胸口

跳得超级快，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尼古拉斯就在我旁边，眼睛紧紧闭着，呼吸声音特别急促。肯定是他，吸走的空气最多。

拉塞尔小姐也闭着眼睛，但呼吸比较慢。她“呼呼——”时，我就能闻到那口长气里头的咖啡味。她睁开双眼，又对我们小声说话。她叫了每个人的名字：“尼古拉斯，杰克，伊万杰琳……”最后是“扎克”，这感觉可真好。她说：“不会有事儿的。”她又对我们所有人说：“警察就在外面，要来救我们了，而且我也在呢。”她在，我就很开心。有她安慰，我就不那么害怕了。就连咖啡口气，我都不觉得怎样了。我就假装是爸爸周末在家吃早饭时的口气。我也喝过一次咖啡，不怎么好喝。好烫，还一股……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很老气的味道。爸爸听我这么说，笑了：“行吧，反正咖啡对发育不好。”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不过，我好希望现在爸爸在身边。可他不在，只有拉塞尔小姐和我的同学，还有砰砰的声音……

砰！十六。砰！十七。砰！十八。

声音突然变得好响好响，走廊里传来一阵尖叫，储物间里哭声更大了。拉塞尔小姐不再跟我们说话，转回电话那边：“天啊，他走近了。你们来了吗？你们来了吗？”问了两遍。尼古拉斯睁开眼，呕一声吐了出来。吐得全身都是，还吐进了艾玛的头发里，沾在了我的鞋跟上。艾玛尖声一叫，拉塞尔小姐连忙捂住了她的嘴，手机脱手，掉进了地上那堆呕吐物里。门外有警报声。我有个特技，就是能分辨出不同的警报声——消防车、警车、救护车……可现在外面警报声太多，我都分不出来了。都混在一起了，还怎么分呢？

砰！十九。砰！二十。砰！二十一。

又热，又湿，又臭，我都快晕了，肚子好难受。然后，突然之间静了下来。再也没有砰砰声了，只有储物间里的哭声和打嗝声。

然后，突然响起了一大——堆——的砰砰声，好像就在我们旁边。一连串的砰砰声，还有东西掉下来摔碎的声音。拉塞尔小姐尖叫着捂住耳朵，我们也尖叫着捂住耳朵。我这一松开手，门就开了，光射了进来，刺痛了我的眼睛。我还想继续数砰声，但那么多，数不过来。紧接着，声音消失了。

一切突然完全静止，就连我们也静止了，谁也不动一根汗毛。好像就连呼吸也停止了。我们就那样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动也不动，一声不发。

然后，教室门口多了个人影。我们都听见那人在转动门把手。拉塞尔小姐呼吸都成了一坨一坨的，就那种“哈、哈、哈”的声音。有人在敲门，一个叔叔大声问道：“里面有人吗？”

“没事了。警察来了，都结束了。”那叔叔大声说。

拉塞尔小姐站起身，在储物间门口停了一下，然后朝几步开外的教室门口走去，她走得很慢，好像已经忘记了该怎么走路，也有可能是像我一样，坐在腿上于是腿麻了，像针扎一样疼。我也站了起来，大家都跟着我一起，慢慢走了出来，都好像刚学会怎么走路一样。

拉塞尔小姐打开门锁，很多警察走了进来。我看见走廊里还有更多警察。一位警察阿姨将拉塞尔小姐揽入怀中，老师大声哭着，好像噎住了一样。我想挨在老师身边，现在大家站得这么分散，一点也不挨着，一点也不暖和，我都冷了。这么多警察，我又害羞又害怕，于是拉着老师的衣角。

“好了，同学们请走到教室前面来，”一个警察说，“在这边排好队。”

我听见窗户外面还有好多警报声。窗户很高，所以看不见外面，平常想看外面都要站在椅子或者桌子上面，这个是学校禁止的。再说了，刚开始砰砰时拉塞尔小姐就把百叶窗拉下来了，也看不见。

一个警察叔叔用手推着我肩膀，让我排队。他跟另一个警察叔叔都穿着带背心的制服，子弹打不进去的那种。有几个警察还戴着头盔，好像拍电影似的，都拿着好大的枪，不是腰带上配着那种一般大的枪。又有枪又有头盔，看着可真吓人啊。但他们对我们说话很友好，“小朋友们好啊，别担心，都结束了！你们现在安全了。”就类似于这样的话。

我不太懂是什么东西结束了，但我不想离开教室，而且拉塞尔小姐没跟我们队最前头那个领队站一起。她还在旁边，跟那位警察阿姨在一起，发出抽噎的声音。

一般我们要排队走出教室的话，大家都会推来推去，然后就会因为不好好排队而被批评。这次我们却都静静地站着，伊万杰琳和艾玛还有别的几个同学还在哭，在哆嗦。我们都盯着拉塞尔小姐看，想看她能不能不哭了。

教室外面传来好多声音，走廊尽头有人在大喊。好像是查理的声音在喊：“不，不，不！”一遍又一遍。我想，查理为什么要叫成这样？有枪的人把他打伤了吗？他可是学校保安，要是有人有枪那对他来说可真是太危险了。

还有别人在哭，在喊，都是不一样的声音——“啊，疼——”“头部损伤，双绳救援！”“股动脉出血。上压力包扎和止血带！”警察腰上的对讲机哔了又哔，对面说了好多话，说得特别快，根本听不懂。

队前面警察的对讲机响了起来，那头的人说：“准备转移！”于是他转身说：“转移！”其他警察在队伍后面推着我们，于是我们都开始走，但走得很慢。谁也不想出去到外面的走廊里，外面走廊里的人还在哭喊。

最前头的警察站在原地，跟身边走过的学生轮流击掌，好像开玩笑似的。我没跟他击，他只好拍了拍我的头。

我们要穿过走廊，走到后门食堂那里。我们看见一年级其他班还有二年级和三年级的班也都像我们一样排着队走，每队都有警察领着。大家看起来都很冷，很害怕。“别转头，”警察说着，“别看身后。”可我想看，想看之前的“不，不，不！”是不是真是查理的喊声，想看他没有事。我想看是谁在尖叫。

我转了头也看不见什么，因为莱德就在我后边，他个子很高，他后面还有很多同学。但就算这么多同学和警察到处走着，挡着我的视线，我还是能看见些东西的——有好多人在走廊的地板上，身边是救护车的人，还有警察，都围在旁边弯着腰。还有血。至少我觉得应该是血。就是那种黑红色，黑黑的水洼，好像油漆洒了，洒得走廊满地都是，墙上也有。我还看见四年级、五年级的高年级同学在莱德后面走着，脸色白得像鬼，有几个人在哭，身上有血，脸上也有血，衣服上也有血。

“转回去！”有个警察叔叔在后面命令道，这次语气不怎么友好。我赶紧掉转回来，心还在因为看见血而扑通直跳。我看见过真的血，但就只有一点点，比如摔了跤膝盖会流血，从没看见过像现在这样，这么多血。

好多别的同学也在回头看，警察喊了起来：“看前面！不要转头！”可他们越是这么说，就有越多的人看见同学转头，所以自己也转头。大家都尖叫起来，加快步子，撞人推人。走到后门时，有人从旁边撞了我一下，我肩膀撞到了金属门，疼得不行。

外面还在下雨，现在下得很大了，我们都没穿外套。东西都还在学校呢——外套、书包、书袋什么的，可我们还是一直走，走到操场，走过平常课间总是关着的后门，后门关着是为了里面的人不要跑出去，外

面的不认识的人不要跑进来。

走到外面时，我差不多好点了。心不再狂跳，雨点打在脸上感觉还挺舒服的。天很冷，但我觉得冷很好。大家都慢下脚步，不再又叫又哭又推别人了。好像雨让大家冷静了下来，就像我一样。

我们穿过路口，到处都是救护车、消防车、警车。所有车都在闪灯。灯光照射在水洼上，成了蓝的红的白的圈圈，我抬脚去踩，水漫过鞋上面的洞洞，我袜子湿了。我把鞋弄湿了，妈妈肯定会生气。水洼里的蓝红白光，放在一起好像美国国旗的颜色。

路被大卡车和小轿车堵住了，又有好多车在后面，我看见家长们纷纷跳了出来。我想找妈妈，但没看见妈妈。警察在路口两边都拉了警戒线，所以我们在里面走，但家长不许进来。他们叫孩子名字时好像都带了问号，“伊娃？乔纳斯？吉米？”有同学应着：“妈！妈！爸！”

我假装是在演电影，所以才会有各种灯，各种带大枪头盔的警察。这样我会觉得很刺激。我假装是军人，刚从战场凯旋，我是大英雄，大家都来迎接我。我肩膀很疼，刚打完仗能不疼吗？我这叫沙场负伤。以前我打曲棍球、踢足球或者就在外面玩时，要是受了伤，爸爸就会这么说：“沙场负伤，是男人就得有，说明你不是胆小鬼。”